

李白遗世的一幅《上阳台帖》，落笔线条一气呵成，他把他的愁，掩藏在恣意的狂欢里，在山高水长中“以乐写哀”。

人生在世，总有诸多不如意，但是回头望去，总是一路风景。好好坏坏，最后落于生命之上的，那是灵魂的姿态。

采访朱建安，绕不开他的书法造诣，绕不开他经营的餐厅“上阳台”，还绕不开他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。

朱建伟： 山高水长 物象千万

◎ 记者 王珏

当整个城市安静下来，站在上阳台的玻璃窗前，可以俯瞰整个西湖。湖边霓虹闪烁，再往远处高楼大厦与群山沉沉叠叠。人在这个城市之上，又沉溺在这个城市之中。寻找，是生命的一个永恒话题。朱建伟无数次的站在这个地方，看着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穿流，看着时光在土地之上的交替，他用孤独架构起自己生命在这城市之间的净土。

10余年前，在西湖边的一座小楼，他同样有过这样无数的夜晚，那个地方叫井外天，他用尽全力打造的一个地方，他自称为井外天主人。那里是他的桃源，他用他对于美的想象，打造了一个城市间的方外。以至于他多年之后回想起那里，总还有着淡淡的留恋。



他总说，那里很美。那种美似乎除了眼睛所看到的，还有想象与梦想，或许还有一点逝去之珍惜。

“2009年，我想把传统的美学和文化，跟现代的餐饮、娱乐和休闲产业打通，开一家与杭州的文化氛围相契合、别具一格的精品主题酒店。”

栖霞岭后山麓、黄龙洞侧旁的一块山坡上的十几间景区工人居住的老房子，成了朱建伟桃源的构建地。因为在实地考察过程中，发现屋群之间有一口明朝古井，井圈上有“九间巷井栏”五字，而有了“井外天”这个名字。



从架构井外天，到重塑井外天，朱建伟感受了一场命运的起伏。在这些沉浮中，他不断的叩问自己生活的意义，生命的价值。也正是在这些质疑与寻找中，他拥抱孤独，在这个现实的桃源中，找到了生命的桃源。

“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尤其珍贵。有一段时间整个井外天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从不适应到享受孤独时光，这给予了我生命很大的养分。我的书法也是在这段时间获得了很大

的进步。所以说当一个人静下心来之后，整个世界都会越来越明亮。”朱建伟说。

对他来说，书法是对生命的一种救赎。在书法艺术中，他既探索艺术的表达形式，又在寻找艺术与生命的关系。

他总说孤独是一方净土，在这一方净土上，他对话历史上的名家、诗人，从而汲取生命的力量。

李白的《上阳台帖》是他很喜欢的一幅作品，这也是上阳台餐厅名字的出处。通过李白与《上阳台帖》，或许更能了解朱建伟。

这幅字贴很短，正文只有16个字：“山高水长，物象千万，非有老笔，清壮可穷。”加上后边所注的“十八日，上阳台书，太白”这些关于时间、地点、署名的记录，也不过短短25字。之所以名为《上阳台帖》，是因为当时有一个道士修炼的地方叫阳台宫。那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道士叫司马承祯。李白与司马承祯于年少的时候相遇，当时豪气万丈，曾写下《大鹏遇希有鸟赋》。他把自己比喻成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，把司马承祯比喻成昆仑山上的希有鸟。这里面有一句话，叫作“此二禽已登于寥廓，而斥鷃之辈，空见笑于藩篱”。什么意思？大概就是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”；我们两个是高级的鸟，我们两个俯视众生之巅，而其他那些小家雀根本不懂我们的辽阔。

后来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，郁郁不得志，茫然失落的李白，离开了长安又能去哪呢？他想起了一个人，就是年少时遇见的忘年之交司马承祯。当年的大鹏鸟已经折翼了，那希有鸟过得怎么样呢？有一天李白再次到了阳台宫。当时他内心的想法或许是：多年未见，不知道这位忘年知己是否还记得我。但是，当他到达山顶以后才发现，这里早已四下空空，只有眼前的墙壁上还遗留着曾经的主人画下的壁画。这十多年来，大鹏鸟终究没有实现自己“扶摇直上九万里”的宏伟志向，希有鸟也已经羽化登仙而去。李白就站在那里，静静地看着好友留下来的壁画，沉默不语。他返身下山，写下了这一幅他唯一留存于世的书法作品《上阳台帖》。



“书法有五大字体，篆隶行草楷，这其中唯有草书是真正写给情感的。因为你很难看得懂草书在写什么，但它的线条一气呵成，让你觉得那个线条就是他心境最直接的表达。李白的这一幅《上阳台帖》就是草书。”朱建伟说。



起笔，字的变形程度还不高，一、二行之间的间距也比较工整。再往后，有几个字匆匆掠过，比如“壮、可、穷”，而有的字又力透纸背，比如“老、清、台”，形成了三个醒目的高潮，吸人眼球。虽然只有25个字，但李白越往下写越流畅，行与行之间的间距越来越大，好像是抛去了所有的顾忌，任由情感恣意地挥洒。

在朱建伟看来，这是智者的一种表达。李白说山高水长，说天地间的变幻。他不再讲具体的人事哀愁了。那些具体的职业抱负也好，人生志向的迷茫也罢，归根到底，真正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可逆的，其实是时间的无常。

一旦拥抱了这种无常，生活反而变得丰富多彩。上阳台从空间到名字，似乎成全了朱建伟不同的人生。

人在山上，是为仙，人在山谷，是为俗。餐厅老板与书法家似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，而朱建伟把它过成了山上山下的生活。“只要有空我就会写字，也会叫上一些好友共同探讨。”如今他的行书和草书享誉书法界，也担任着中国书画家联谊会理事、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杭州市美术家协会会员等职务，更有不少人邀其开设书画展览。但朱建伟依旧只以“书法爱好者”自称，认为还在奋

斗的自己不算成功，仍旧处于“重新出发”的阶段。在去年4月20日的“世界联合国中文日”，朱建伟应欧亚中心邀请参加日内瓦宋韵文化展，现场表演书法艺术，获得了一致好评。

如果说与李白的对话，是对生活的一种寻找，那么与苏轼的对话，则是对生活的一种和解。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或许是他回首望去最深的感触。他说有一天夜里，在他的净土上，他与不同时期的苏东坡对话，他在回顾他的一生，更在回顾自己的一生。“这种对话让我跳脱出了时空，让我换了一个角度去看待生命，世界就愈发变得辽阔了。”这种辽阔充分地表现在了朱建伟的书法作品中。他的作品中既有大开大合，也有温婉细腻。所有走过的路，沉淀在他的作品里，形成了如生命一般鲜活的个性。

朱建伟经历过很多的职业，从警察，到商人，再到书法家，对于他来说，无关乎职业，而关乎眼中的世界。“世界打开了，作品也就打开了。”于是他落笔更加坦然。

采访结束的时候，朱建伟落笔写了一幅王维的《山居秋暝》：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。随意春芳歇，王孙自可留。”山林、流水、白云，都是可喜的偶然和美妙的相逢。如此，生活自是可爱起来。

山高水长，物象万千，终会寻得一方净土，架构起我们生命的桃源。

(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